

原著者 龔斯德 (E. Stanley Jones)

翻譯者 馬鴻綱 无愁 沈秋賓

勝
利
的
生
活

勝利的生活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八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十二月三版

勝利的生活

定價每册

紙面七角
硬紙面九角
道林紙精裝一元五角

(郵費另加)

原著者

龔 斯

德

譯述者

馬沈无 秋鴻

網賓愁

校閱者

梅无 子立

德靜

出版者兼

廣 上海博物院
路一二八號

印刷者

集成印刷所

▲版權所有▼

VICTORIOUS LIVING

by

E. STANLEY JONES

Translated by

H. K. MA, C. P. SHEN & C. J. HSÜ

Edited by

F. R. MILLICAN & T. C. LIU

Third Edition

Price:	{	Paper cover	.70	Postage Extra
		Paper board cover	.90	
		Cloth board cover	1.50	

Published in Chinese by permission of Hodder & Stoughton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128 Museum Road

SHANGHAI

1938

鳴謝

龔斯德博士今秋來華作旅行佈道約有數月特將本書漢譯藉備應用幸蒙加拿大聯合教會婦女佈道部美國長老差會總部同仁醫院刁信德醫師復旦大學前校長李登輝博士大華科學儀器公司經理丁佐成先生慨助翻譯經費致本書漢譯果得按期間世於此謹誌謝忱

梅立德謹識 二六·七·三〇

作者原序

三年以前，內心的呼聲，鼓勵我寫一本勝利的生活，要把我數年來對於宗教質問者的答案，作一個結論，就是人類生活當中最亟切的需要，是以得勝的氣概，去應付生活。許多人的生活，在道德上，在靈性上，都失敗了，因此外面的應付，也失却能力了。他們不知道怎樣生活，更不知道怎樣去過勝利的生活。他們缺乏內在的力量，而本書就是適應那種需要的。

我聯絡個人與社會的兩方面，並且注重修養靈性，以求貫徹。若本書開端，似乎過重於個人的修養，則吾請讀者，姑耐心之。勝利生活，應從個人的修養着手。但也不宜以個人修養為已足，最後的目標，仍須為人類關係之總和。

就本書之結構言，可以適應三方面的需要：第一，可供個人團體及家庭日常靈修之用。以勝利生活，為全書一貫之主旨，非若其他靈修書籍，思想散漫，內容逐日變更者；第二，全書內容，以每七課，歸成一組，可作各種靈修班之週期靈程；第三，本書連續排列，自首至尾，條理井然，一如普通之讀物。

本書內容，由淺入深，彷彿登梯，逐級而上，直達勝利生活之全豹。凡靈性生活之素具根底者，閱讀本書開端數十課，必須耐心靜氣，漸次深入。許多人們之生活失敗，正因為不知道怎樣與上帝的力量相連貫呢。有一位女子，寫給我一封信，說：

「我是一個美國普通的青年母親，我有兩個孩子，我已經讀過你前次出版的基督與共產主義。這是一本激發靈性鼓吹真理的書，但是我讀了之後，覺得如飢如渴，不知道怎樣能得到地上的天國呢。

你勸導一個失望的少女說：「請你拿基督的道理去試一試。在你實施的程度之內，那是必行的。」但是怎樣實施呢？從何處起始呢？該書第十一章裏面說，「在我的方面，這個計劃今天開始了。」那又怎樣開始呢？且不說傳授的話，即是我自己的生活，怎樣纔能得到意外的平安呢？這樣放任自私冷酷怨尤的一個自我，且不說天國的傳布，試問怎樣纔能把它建立在我自己裏面呢？你所著的幾本書，都描繪着一種光榮燦爛的生活，但是用什麼筆和顏料去描繪，以及怎樣描繪，你忘記告訴我們了。我相信讀者發生像我那樣的感觸的，必定不在少數。請你可否寫一本「基督與內在的天國」呢。」

我確實知道這封信所說的，可以代表許多人。本書即為他們而作，也為那些修養有素的基督徒而作。我曾經在基督與共產主義裏面說過，我接到一個請求，由美國多數著名基督徒簽名，要求我寫一本內心生活的書。我相信本書即可報答那樣的請求——一個我所深切欣賞的請求。然本書內容，超過請求的範圍了。因為生活的各方面，本為一貫，生活之內外，原不可分。

本書成於喜馬拉亞山上三個月的退修期內，我每天早晨寫作，下午及夜晚，閱覽書籍，若可算爲暑期的話，那就是我多年來唯一的暑期了。時值冬季，山野荒涼。我唯一的同伴，就是一位印度的祕書，和徘徊在山上的那些野獸了。我在早晨寫作完畢之後，必步遊山徑，以清腦筋。回寓後，知道我的忠實的祕書，不習於山，正爲着我懇切祈禱，直到我安全地歸來。他不習於山遊，覺得可怕，我熟習了，倒覺得可愛。我的許多外國朋友，恐怕也要爲我感到同樣的憂慮。當我們從熟習的個人關係，走到社會關係的叢林，或許都會懇切地祈禱，並且疑慮應否膠執於個人福音的慣途。但是我們不得不將這個社會關係的叢林基督化，因爲基督必須統轄全部的生活。

退修完畢，我把五六月間的稿件，提出薩特塔耳之阿什拉姆團，徵求他們的批評與意見。

這個阿什拉姆團，包括許多不同的國籍。我們按步就班，逐日靈修。曾經領導許多團員，達到勝利生活的地步。現在又用祈禱的力量，將它的範圍擴展，使許多團員，可藉本書而獲得一清晰之途徑，由於混亂困擾失敗的生活，達到確定充分勝利的生命。

龔斯德序於印度之薩特塔耳

一月一日 使我們不得不追求的問題

經文

約伯記十一章七至九節；二十一章十五節；二十三章三至九節。約翰福音十四章八節。

創世記第一章第一節的開首語就是：「起初上帝。」

設若在勝利的生活追求中，我們能夠處處都以上帝為起點，那就很好了。果能如此，則我們那追求的根據，就得到了可靠的事實，但最可惜的是我們中有很多的人不能以上帝為起點，其大原因是上帝無乃太渺茫而且抽象了。我們切願我們能夠信靠上帝，能夠得到上帝，藉着他生活；如生活中缺少了這位偉大的伴侶，我們的人生就要空虛和無意義了。然而一切的懷疑並不是憑空而來，乃是有牠們不可避免的根據存在。使我們懷疑人生的事實無乃太多了。例如失業，幼兒饑饉，近代生活中的明爭暗鬪，弱肉強食，社會上一切不公平的待遇，大自然的無情，和認為上帝的假定是無關重要的科學發明；這一切的一切，都在在足以使我們在上帝中的信仰發生了動搖。我們並未明明的拒絕信仰，乃是不經意的讓其消沉了；我們也不能把那失去的信仰，裝飾其存在。

但我們在今日社會之種種損失和殘餘中，却要抓住一件事情；這件事情，就是追求真

實。我們切願使我們的內部生活完整。我們深惡一切不真實的事情。

但這種追求真實的願望，竟使懷疑思想在我們的心中較諸對於上帝的信仰，更要根深蒂固；不但使我們對於上帝的信仰發生了懷疑，連人生的本身也在懷疑之列。人生是有意義；有目標的嗎？在我們的生命中所發出來的火焰，與在火爐中的木頭上所發出來的火焰有何區別呢？二者不都是出自物質的能力，且至終同歸於灰燼嗎？設若生命的本身原無什麼究竟意義之可言，牠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還有什麼意義可以足資注意的嗎？

禱文 上帝啊，我們的父親（設若我們可以這樣稱呼你時）：當我們一着手追求這個問題的時候，我們的心中就充滿了不少的恐懼，躊躇，和狐疑。求你幫助我們，使我們勝過一切的困難；設若可能時，更求你進一步使我們跳出這些疑難，而進入得勝的生活。

阿們。

一月二日 我們將要一個否定的人生呢？還是肯定的人生呢？

經文

傳道書四章一節二節；九章二節三節。約翰福音十章十節。

世上只有兩種主要的人生哲學；一種是屬乎佛的，一種是屬乎基督的。至於其他的一切人生哲學，都跳不出道二者的範圍。當韋爾斯（H. G. Wells）要在歷史中選出三位最大的偉人來時，他便把基督作爲第一，第二是佛，第三是亞里斯多德（Aristotle）。基督的人生是肯定的，佛的人生是否定的，而亞里斯多德的貢獻是科學方法。在歷史上這兩位最偉大的人物所代表的人生觀却完全不同。他們二位所根據的人生事實都是一樣，而所得的結論竟有天淵之別：這一位之人生究竟是肯定的，而另一位之人生究竟是否定的。

佛在菩提樹下靜坐思維，至終決定有生和痛苦是二者一體的。避免痛苦之唯一方法就是無生。佛家的涅槃與入滅相近；但究竟是否入滅，現在依然成爲學者辯論的問題。我曾在錫蘭向一位佛教徒問道說：『在涅槃境界中是否有生？』他回答說：『何能有生？如有生即有苦了。』我又問道說：『牠就是虛空的虛空嗎？』他回答說：『牠本是虛空的虛空。』他說完時用堅決的手勢去表示他絕對的主張。其實這就是佛家之所說的『極樂』，但這極樂乃是由厭世得來。佛家是反對整個的人生，而使心靈完成最後的自滅，其實佛家認爲這種自滅是神聖莊嚴的。佛用入滅的方法去脫離一切的痛苦與罪惡。他要使我們整個的身體和人格趨於神聖的自滅。這完全是一種絕對否定的人生。

關乎佛的見地實非寥寥數言所能盡述。他看一切形形色色都轉瞬即成泡影。那嬌羞的新娘，曾幾何時即變爲龍鐘的老婦，而日暮年殘將就墓矣。我們看見那晚霞夕照，景色宜人，但轉眼則黑暗已至，觸目驚心；而初見之景色何在，今只有漫漫長夜而已。

禱文 上帝啊，我們的父親：我們是正在歧路徬徨而莫知所止；我們實在不知道，我們是否將受人生的驅使而走上佛之高尙的悲觀主義。或是除此而外，還有其他的路使我們可以遵循；但我們實不敢遽爾相信。設若這條路是真的時候，求你把這條路指示給我們，使我們藉以走上真正的人生之途。阿們。

一月三日 人生是個泡影呢？還是個雞蛋呢？

經文

《傳道書》一章一至九節。哥林多後書五章一至四節。

有一位很好的宣道士。曾嘆息着說：『每有一種新的情感發生，就有一種新的痛苦跟來；』他所說的這話，頗與佛家的精神相近。羅素 (Bertrand Russel) 也曾說：『那孤立無援的人道，四面都是楚歌，只好專注在人類的靈魂身上；而這靈魂必須獨自奮鬥，盡上牠所有的勇氣，與整個的宇宙勢力相角逐，但這宇宙對於牠的盼望和恐懼，漠不關心。』他所說

的這話也是有佛家的觀點。現在有很多非佛教徒，都是受了人生的困難所逼迫，而纔走上佛家之路；但他們自己却莫明其妙。他們只知虔心在神聖的佛塔之前，而深深嘆息罷了。

我立在一處傾頹的佛廟之中，詢問印度博物館中一位很有學問的管理員說，爲什麼印度的佛塔都是橢圓形？他回答說：『因爲佛教相信人生即是泡影，所以把佛塔建築得好像一個水泡。』人生即是空虛的泡影！我念及此，便如同身臨黑暗之淵。我又注目向佛塔觀看，心中好像發現了一線曙光，不禁說：『但是牠並不像個泡影，乃是像個雞蛋。』我注意及此，便覺得心靈中得到了基礎。

人生即是泡影呢？還是個雞蛋呢？人生即如泡影之曇花一現呢？還是如雞蛋之具有生機呢？雞蛋中是充滿了生長，發展，和完成的可能性。我要選擇雞蛋式的人生。我承認即便雞蛋，設若不善處之，亦必腐爛；所以人生如不得其修養之法亦必敗壞。然而二者不可得兼，必須擇一而從；我要告訴你們，我爲什麼選擇雞蛋式的人生。

有一個人，他和佛是一樣的深刻，且在人生之悲哀和痛苦的經驗中，則有過之而無不及；但他從經驗內所得到的人生正與佛相反，在他的人生中肯定了他對人生的信仰。他說：『我來是使你們得到生命，且使你們的生命更要豐滿。』他證明人生並不是泡影，乃是雞

蛋。是對的嗎？

譯文 上帝啊，我們的父親：我們一聽見這個人的教訓，正如陽光初照，使我們滿心的愁雲都烟消霧散了。但這一線的曙光，是否如沼澤的燐火，只隨風飄舞，而終歸於烏有呢？我們求你幫助我們。阿們。

一月四日 二者不可得兼我們應當詳為觀察

經文

哥林多前書十五章十九至二十六節。

人生到底是泡影呢，還是個雞蛋呢？我們必須選擇其一。這一方面告訴我們說，宇宙是日就消逝，而終有一日化為灰燼，於是萬事萬物俱歸於盡。但那一方面却告訴我們說，宇宙是在生命的光芒中日日更新，這生命的光芒是滿了寂靜和拯救的爆發力；於是那最末後的結局，並不是死亡，乃是生命。而生命要統治一切。這一位說宇宙是個泡影，而那一位却說宇宙是個雞蛋。

這一方面告訴我們說，人不過是些原質所組成，只用幾分錢就可以在化學店中買得到；所以人生不過只是些流質與苦惱而已。但在那一方面他們却告訴我們說，人是按照着神的形

像造成的；所以他有無限的生長和發展的可能性。這一位說，人只是一捆無用物；而那一位却說，人是一個萬寶囊。

在這一方面他們說，人不過只是因受了環境的刺激而施以感應的混合物，在在都脫不了機械作用的支配，自己並沒有真正的選擇力。但在那一方面他們却說，人有相當的自由權去決定他自己的命運，他並不受環境的支配，也能支配環境。這位說人類的自由只是些泡影，而那位却說人類的自由乃是個雞蛋。

有人說，祈禱不過是一個人在自己心理幻想中的一種自動的表示，除了他自己的回聲外毫無所得。而又有人說，祈禱的確發生了交通的作用，能使我與上帝的萬有之源連接起來；於是我的能力與天乘即日益增高，而生命在上帝中自會愈加安定和聖潔。一位說祈禱是虛費光陰；而另一位却說祈禱是豐富之源。

禱文 上帝啊，我們的父親：我們切願得到生命，而避免了一切虛偽的人生。設若有真正的人生時，求你指示我們。設若有真正的人生時，求你幫助我們去加以選擇。阿們。

一月五日 二者不可得兼我們仍須詳爲觀察

經文

詩篇五十三篇一節；四十二篇一至五節。

在這一方面有人告訴我們說，上帝只是個不需要的假定而已，科學能解釋一切。以前宇宙的本身因有缺欠之處，我們便把上帝拿來補滿這個缺欠。但現在這種缺欠業已漸漸的被科學補滿了，而宇宙已能夠自圓其說，且凡事在自然律中都可斷定一切，早已無上帝立足之地了。但在另一方面却有人告訴我們說，上帝並不在宇宙的缺欠之中，亦不在自然運行的斷續之內；他就是自然運行大化的本身，而宇宙之生命。因爲上帝是可靠的，所以宇宙也是可靠的。因爲上帝的心靈是秩秩有序而絲毫不亂的，所以宇宙的運行也都有自然律可循。因爲一切智慧都是出自宇宙，復與我固有的智慧相合，所以宇宙的本身必充滿了智慧；因此擇恩司（Jans）纔說：『如其說宇宙是盤機器，到不如說宇宙是個大智慧。』因爲宇宙的運行好像是有宗旨和目標的，所以我們如不看一切的物質是具有智慧和意義的（這樣說來牠就不算純粹的物質了），就必須承認在大化運行的後面有一個有意義而富於創造性的大智慧。因爲宇宙的構造，自其最小的原子起，至其最遠的行星止，都是合乎數理的；所以我們如不

相信物質的本身具有數理的大智慧，我們就得承認「上帝是位數理家」。如其假定相信那物質是有宗旨的，到不如相信天地間有一位無限的大靈名之曰上帝，尚較為可靠。上帝是在大化運行之中，向着道德的目的地邁進，且要我們有限的小靈與他合作，而一同奔向那智慧和救贖的宗旨。

這位說上帝的概念是個泡影，而那位却說上帝的概念是個雞蛋。我必須從二者中選擇其一。

譯文 上帝啊，我們的父親：我將把你逐出而選擇一個死的宇宙，且其死是因為牠最後的目標已死呢？還是我將選擇一個活的宇宙，而你是這宇宙的起始，這宇宙的造物者，和這宇宙的最後目標呢？求你使我的腦筋清醒，使我的心田甦生；使我在這形形色色萬事萬物之中，不至丟失了我的自我和你。阿們。

一月六日 二者不可得兼我們仍須詳為觀察

經文

哥林多後書十三章三節。提摩太後書二章八節。希伯來書一章一至三節。

有些人告訴我們說，基督在人道中的勢力業已過時了。喀萊爾 (Carlyle) 的話是對的。

當他立在意大利道旁所豎的十字架苦像之前時，曾慢慢的搖着頭說：「可憐的人啊，你的時候是過了。」他的時候業已過去了；因為他宣道的時候是簡單的時代，而現在却是複雜的科學時代了。他好是好，但對於近代的我們却是好中不足。

在另一方面却又有些人覺得基督的日子是剛剛的起始，喀萊爾晚年的時候也是這樣的主張；那一切失敗的不過只是些形容失實的圖畫而已，至於直實的價值則依然無損；即以他那局部的教訓與精神而論，還是古今如一，使那人道的火焰永不止息。他直至現在依然是最好而且最美的人道創造者。如我們一得到他，我們就得到了上帝，得到了宇宙的意義，和得到了我們自己的生命。如我們把我們那單純和服從之心赤裸裸的交託他，我們的生活即刻就要改變，提高和更新；他的宗教勢力真是永不止息。他的確是近代的法官，而更是偉大的伴侶。這方面說信靠耶穌是個泡影；而那方面却說信靠耶穌是個雞蛋，這雞蛋中滿了救贖的能力。

有些人說，歸依上帝不過只是青年人的一種現象；而這種現象之所以發生，是由於男女的青春初動所致；否則，便是一種無目的的心理表示，易於衝動也易於消滅。而在另一方面却有很多的人的確承認，這種改變就是宗教的歸依；不但能幫助人們去約束任性的衝動，且